

兩個家庭入住同一棟度假別墅，
在這個意外假期，究竟誰上了誰的床？

意外之侶

梅德琳·威克漢——著
許育菁——譯

Sleeping
Arrangements

by—Madeleine Wickham

意外之侶

三十一



by [illegible]

意外之侶

梅德琳·威克漢——著
許育菁——譯

意外之侶／梅德琳·威克漢(Madeleine Wickham)著；許育菁譯。--初版.--臺北市：泰電電業，

2010. 01 面；公分。-- (City Chic；41) 譯自：Sleeping Arrangements

ISBN 978-986-6535-51-2 (平裝)

873.57

98023987

City Chic 41
意外之侶

作者——梅德琳·威克漢 (Madeleine Wickham)

譯者——許育菁

總編輯——呂靜如

責任編輯——Grace

企劃——林鈴娜

美術設計——朱海絹

出版——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——台北市中正區博愛路七十六號八樓

電話——(02)2381-1180

傳真——(02)2314-3621

劃撥帳號——1942-3543 泰電電業股份有限公司

網站——<http://book.fullon.com.tw>

總經銷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電話——(02)2306-6842

地址——台北縣中和市連城路一百三十四巷十六號

印刷——普林特斯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ISBN——978-986-6535-51-2

110101年1月初版

110101年1月初版二刷

定價——二八〇元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 (Printed in Taiwan)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

Sleeping Arrangements by Madeleine Wickham

Copyright: © Madeleine Wickham 2001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0 by TAITIEN ELECTRIC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太陽這個白球令人炫目，陽光從窗戶照射進來，克蘿伊的接待室熱得像烤盤一樣。克蘿伊傾身靠近貝瑟妮·布麗姬時，感覺到棉質洋裝下散發出來的汗珠，就像小甲蟲一樣，不經意地沿著背脊流下。她拿著一根針穿過厚厚的白色絲綢，用力拉貝瑟妮身上的布料，她可以感覺到這女孩慌張地倒抽一口氣。

克蘿伊站在她後面，一邊撥開額頭前的捲髮，一邊想著：天氣好熱，真沒辦法工作。站在這空氣不流通的房間裡，的確無法工作。她正努力幫一位緊張兮兮、有點胖的女孩，塞進一件小了兩個尺寸的婚紗裡。她已經瞄了一百次手上的錶，感覺越來越興奮。時間快到了！再過幾分鐘計程車就會到，這場折磨就會結束，假期就要正式展開。她因為迫切想逃離這裡而覺得暈眩。雖然只有一個星期，但一星期已經夠了。一星期就夠了，不是嗎？

離開這裡，她短暫地閉上眼睛，想著。遠離這一切。她的急迫差點嚇到自己。

「好。」她張開眼、眨了眨說。有那麼一下子，她想不起來自己剛剛在做什麼。除了覺得悶熱和暈眩外，她什麼感覺也沒有。前天傍晚，她加班到凌晨兩點，替三件小伴娘服車邊，那是最後才

下單的急件。新娘挑的那件醜極了的粉紅色印花絲綢，似乎還在她面前飛舞，她的手指因為拿針還在痛。

「好。」她又說了一次，努力展現出專業的樣子。她的目光慢慢放在貝瑟妮的細皮嫩肉上，好像做蛋糕的麵粉糊過多似的從禮服上方溢出，她做了個鬼臉。她轉向貝瑟妮的母親，布麗姬太太正坐在那張小沙發上，噘起嘴看著這裡。「這是我能找到最合身的一件，不過還是有點緊……妳覺得如何，貝瑟妮？」

兩個女人轉身觀察貝瑟妮，貝瑟妮的臉慢慢變紫。

「我沒辦法呼吸，」她大口吸氣，「我的肋骨……」

「她可以的，」布麗姬太太說，眼睛慢慢眯起，「貝瑟妮，只要妳節食就可以了。」

「我覺得很難受，」貝瑟妮低語，「我快沒辦法呼吸了。」

她絕望地默默看著克蘿伊，克蘿伊則禮貌性地對布麗姬太太微笑。

「我知道這件禮服對您和您的家人來說非常重要，可是如果對貝瑟妮來說真的太小……」

「不會太小！」布麗姬太太打斷她。「是她太胖了！我告訴你，我穿那件禮服的時候，比她現在還要大三歲。而且我臀部那裡還很鬆，還可以左右擺動。」

克蘿伊無意間發現自己的眼睛瞄向貝瑟妮，她的臀部不雅觀地緊貼著禮服的縫合處，好像一大塊牛奶凍。

「喔，我的屁股根本不能動。」貝瑟妮說，「很醜，對不對？」

「不會！」克蘿伊立刻說。「當然不醜，這件禮服很好看，只是……」她清了清喉嚨，「只是袖子看起來有點怪怪的……可能還有腰部那裡……」

她被門邊傳來的聲音打斷。

「媽！」山姆的臉探進來，「媽，計程車來了。我快熱死了。」他拉起T恤抹掉額頭上的汗珠，露出小麥色、平坦的肚子。

「已經來了？」克蘿伊說，看一看錶，「你跟爸爸說一下，可以嗎？」

「好。」山姆說。他的視線移到貝瑟妮那可憐的、包得緊緊的身材上，他那十六歲的臉龐上，露出惡意的笑。

「好了，山姆，謝謝你。」克蘿伊在他開口之前很快地說，「你就……你去告訴爸爸計程車來了，好嗎？然後去看看奈特在做什麼。」

他離開後門隨之關上，她鬆了一口氣。

「好，」她輕輕地說。「我得走了，今天先這樣可以嗎？如果你真的想要這件禮服……」

「她會穿得下的，」布麗姬太太不動聲色地威脅著，「只要她努力一點。妳知道人不可能兩者兼得！」她突然轉向貝瑟妮，「妳不可能每晚吃巧克力蛋糕，又保持M號的身材！」

「有的人就可以，」貝瑟妮愁苦地說，「女明星克莉絲汀·戴維斯就可以盡情地吃，而且她穿

S號的衣服。」

「那是她運氣好，」布麗姬太太反駁，「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沒有這麼幸運。我們得做選擇。我們得自我控制，在生命中，我們得做些犧牲，對不對，克蘿伊？」

「這個嘛，」克蘿伊說，「我想是吧。總之，就像我剛剛說的，我今天要去度假，計程車剛到，要載我們去蓋特威克機場。所以如果能安排……」

「妳不會想在婚禮當天看起來像隻大肥豬的！」布麗姬太太大喊著。克蘿伊被嚇了一跳。她站起來捏她女兒在抖動的肉。「妳看看這個！這到底都是怎麼來的？」

「噢！」貝瑟妮大叫，「媽！」

「布麗姬太太……」

「妳會希望看起來像個公主吧！每個女孩都會努力讓自己結婚那天看起來最美。我相信妳也是，不是嗎？」布麗姬太太銳利的目光落在克蘿伊身上，「我相信妳結婚的時候，也努力讓自己盡可能漂亮，對不對？」

「嗯，」克蘿伊說，「其實……」

「克蘿伊？」菲利浦的一頭黑色捲髮在門邊冒了出來。「抱歉打擾了，可是我們得走了，計程車來了……」

「我知道，」克蘿伊說，努力不讓聲音透露出她的緊張，「我知道車來了，再等一下……」

只要我能擺脫這些遲到半小時、又搞不清楚狀況的人——她的眼神無聲地透露著，菲利浦默默地點了個頭。

「妳的結婚禮服是什麼樣子？」他離開後，貝瑟妮一臉期待地說，「我想一定很漂亮。」

「我沒有結過婚，」克蘿伊一邊說，一邊伸手去拿針盒，只要讓這女孩脫下禮服……

「什麼？」布麗姬太太眼神射向貝絲妮，接著掃過這個到處散落著禮服絲綢和婚紗的房間，懷疑一切都是騙人的把戲，「什麼叫做妳沒結過婚？那剛剛那個男人是誰？」

「菲利浦是我長期的伴侶，」克蘿伊說，強迫自己保持禮貌，「我們已經在一起十三年了，」她對布麗姬太太微笑，「比許多婚姻維持得都要長久。」

拜託！為什麼我要向妳解釋我的事？她生氣地想。

她的腦袋迅速回應：因為替貝瑟妮試三件禮服，加上六件伴娘服，價值超過一千英鎊！而我只需要再保持禮貌十幾分鐘。我可以忍耐十分鐘，然後她們就會走了，我們也會離開，離開整整一個禮拜。沒有電話，沒有報紙，也沒有煩惱，沒有人知道我們在哪裡。

蓋特威克機場還是一樣悶熱、擁擠、吵雜，大排長龍的包機旅客懶洋洋地靠在推車上，小孩子哭叫、小嬰兒哭鬧，廣播耀武揚威地宣布一次又一次的班機延誤。

修·史崔頓站在麗晶航空尊榮會員報到櫃檯前，對眼前發生的這一切似乎不在意。他把手伸進亞麻上衣口袋裡，拿出四本護照，交給櫃檯後的小姐。

「您和……？」

「我太太和小孩。」修指著站得有點遠的艾曼達說。她和兩個女兒在一起，她們正在抓腳。

艾曼達的手機緊緊貼著耳朵。她發現他正在看著自己，於是往櫃檯前進幾步說，「我是艾曼達·史崔頓，這是歐塔維亞和碧翠絲。」

「好的，」櫃檯小姐微笑說，「我得先核對一下。」

「對不起，潘妮，」艾曼達對著手機說，「在我走之前，讓我確認一下第二間臥房的顏色……」

「這是你們的登機證，」櫃檯小姐對修微笑，並交給他一疊信封，「會員貴賓室在樓上，祝您旅途愉快。」

「謝謝。」修說，「我們一定會。」他對櫃檯小姐報以微笑，接著轉身走開，把登機證放進口袋裡，向艾曼達走去。

她還在講手機，講得很忘我，不知道自己擋住了經濟艙報到櫃檯的隊伍。每個排隊的家庭都得繞過她，男人打量她那金褐色的長腿，女孩子羨慕地看著她身上的名牌洋裝，老太太則微笑看著穿著淡藍丹寧上衣的歐塔維亞和碧翠絲。修發現自己冷靜地想著，他們全家看起來好像在替周遭環境

妝點顏色。沒有瑕疵，也沒有不恰當的地方。

「對。」他走近時，艾曼達正在講話。她用做過指甲美容的手，梳過她那黝黑、光亮的頭髮，接著翻過手來檢查自己的指甲。「嗯，只要那亞麻布及時送到……」

等我一下！她用嘴型對修說。修點了點頭，打開手上的《金融時報》。如果她是在和室內設計師講電話，那可能要好一會兒。

最近才知道要去西班牙度假的時候，艾曼達決定重新裝潢他們在里奇蒙的房子。實際上是要裝修哪幾間房間，修也不確定。他也不知道為什麼這房子這麼快會需要重新裝修，畢竟他們買這房子的時候，才剛裝潢整理過，那只是三年前的事！壁紙不會這麼快壞掉吧？

不過艾曼達告訴他這整個房子的整修計畫時，顯然她已經決定了，想必某個程度上來說，她對裝修房子比他有先見之明。現在他也非常清楚了解，他能參與的只有諮詢的部分，沒有否決權。事實上，他根本沒有任何實權。

工作上，修·史崔頓是一間大公司的策略總監，他在公司大樓前有一個停車位，有能幹的私人助理，而且受到許多年輕、有抱負的行政主管敬重。大家公認修·史崔頓精通現今商業世界裡的商務策略，只要他開口講話，大家都會專心聆聽。

在家裡，沒有人聽他講話；在家裡，他覺得自己比較像是無實權的企業家第三代，得以繼續參與董事會，是因為他的姓，不過老實說，大多時候，他的姓反而阻礙了他的升遷。

「好，可以，」艾曼達說，「下禮拜我再打電話給你，Ciao。」她把電話放進包包裡，抬頭看著修，「好了！抱歉久等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」修禮貌地說，「沒關係。」

接著陷入短暫的無聲，修有點尷尬，感覺上好像當主人的在請客時不能填補空檔似的。

不過有這種感覺很可笑，艾曼達是他太太耶，是他孩子的媽。

「所以……」他清了清喉嚨說。

「所以……我們和保姆約了十二點，」艾曼達看著錶說，「希望這個人沒有問題。」

「莎拉的保姆推薦的，不是嗎？」修說，急著延續這個話題。

「嗯，」艾曼達說，「沒錯，是她推薦的。不過這些澳洲人都會互相推薦，這不代表他們都很好。」

「我想她一定沒問題。」修說，努力想讓自己聽起來比較有信心。只要她不像那個來自烏克蘭的女孩，住在他們家裡幫傭，每晚在她房裡哭，卻在一個禮拜之後離開。修還是不確定到底是什麼原因，因為那女孩到她離開前，都沒有去上任何英文課，她最後哭哭啼啼講的話全都是俄文。

「對，嗯，希望如此。」艾曼達的聲音帶有不祥的語氣。修非常清楚這是什麼意思，意思是：

我們應該去參加有附設保姆的Club Med假期，就可以免掉這一切麻煩；意思是：這間別墅最好真的像介紹的那麼好；意思是：如果有什麼差錯，我唯你是問。

「那，」修趕緊說，「妳要喝咖啡嗎？還是要去店裡買東西？」

「其實，我剛剛才發現我忘了拿化妝包，」艾曼達緊皺眉頭，「煩死了，今天早上我完全沒想到。」

「那好！」修發自內心地說，「來個化妝品計畫。」他笑著對歐塔維亞和碧翠絲說，「我們要不要幫媽咪選些新的化妝品？」

「我不需要，」他們正要走時，艾曼達說，「我都用固定的化妝品，香奈兒粉底和唇膏，蘭寇的眼線筆和睫毛膏，妙巴黎的九十九號眼影……歐塔維亞，不要推！幸好我的防晒另外放……歐塔維亞，不要再推碧翠絲了！」她憤怒地提高音量，「這些小孩子……」

「這樣好了，妳去買東西，我帶她們去別的地方？」修說，「碧翠絲，妳要不要和爸爸一起去？」

他把手伸向兩歲的女兒，她叫了一聲，抱著媽媽的腿。

「不用了，」艾曼達眼睛轉了轉說，「我們只要去一下博姿美妝店，很快就出來。如果他們沒

2. 一種度假村型態的旅遊，包括住宿、休閒娛樂活動和孩子的照顧等。

有賣香奈兒的牌子，我就……」

「不要穿，」修說，他走上前，手指沿著她淡褐色的頰骨線滑下來，「那就不要穿。」

艾曼達轉身給他一個白眼。

「不要穿？你到底在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，」修停了一會兒才說，努力擠出笑，「只是開個小玩笑。」

太陽好像在嘲笑菲利普，他正站在灼熱的人行道上，把行李箱拿給汗流浹背的計程車司機。今年七月是英國二十年來最熱的：每天都這麼晒，全國人民很高興能有這地中海型的氣溫。幹嘛還出國度假？路人高興得用這個問題彼此問候，何必出國度假呢？

而他們現在在這裡，正準備出發飛往西班牙一個不知名的別墅。

「還有行李嗎？」司機站起來，擦了擦額頭說。

「我不太確定，」菲利普說，轉過身面向屋子，「克蘿伊？」

沒有人回答。菲利普往前走了半步，停住，太熱了，算了。實在太熱了，往前移動十呎都很困難，更別提好幾百哩。他們到底在幹什麼？他們到底在想什麼？有這麼多地方可以選，卻安排去西班牙度假？

「不急。」司機悠哉地說，往車身一靠。

一個溜直排輪的小女孩經過，一邊吃冰棒，一邊好奇地打量菲利浦。菲利浦發現自己報以忿恨的目光。她一定是正要去個非常涼爽、有樹蔭庇護的地方，有綠蔭和美麗的英式花園；他卻被迫站在高溫底下，等著待會要搭沒有冷氣的福特汽車，然後搭載客滿滿的飛機，展開痛苦的旅程。除此之外，沒有什麼令人期待的事。然後呢？

「天堂。」傑若這麼稱呼他的別墅，手裡拿著一杯白蘭地在半空中揮舞，「純正的安達魯西亞天堂，親愛的各位，你們一定會愛上它。」不過，傑若是個品酒家，「天堂」、「瓊漿玉液」和「珍饈」這些字眼，他很輕易就能說出口。如果他能用「卓越」形容 Habitat 家飾店一張再平凡不過的沙發——他的確這麼做過——那麼這個「天堂」般的別墅，實際上會是什麼樣子？

所有人都知道傑若非常沒有條理，和務實相關的事，他就完全沒輒。他號稱自己是 DIY 白痴，不會換插頭，更別提用鐵鎚了。「到底什麼是拉瓦栓？」他會挑起眉毛問每個賓客這個問題，然後等爆笑聲。有人坐在他那座落於荷蘭公園的豪華公寓裡，喝著他那昂貴的酒時，他的這種無知似乎總能帶來娛樂效果。不過這等於預告著他們會有什麼樣的假期？菲利浦心中想到的是堵住的水管和掉落的石灰，他緊張得皺眉。或許現在放棄這個計畫還不遲！天啊！為什麼這個假期不能只是到布萊頓兩天，一晚到西班牙式小酒館就好？這樣比較簡單，而且便宜多了。

一想到錢，他的心就開始砰砰跳，深呼吸一口氣，過度壓抑的緊張已經開始有點放鬆。他的心思轉移到其他地方：這次度假他們花了多少錢？這次出門和額外花費加起來，最後會是多少錢？

他第一百次堅定地提醒自己，以這種陣仗來說，不算多。和其他人的鋪張浪費比起來，不算多。這趟小小的度假旅行剛剛好，很樸實。

不過，這樣的假期能維持多久？

新的恐懼湧了上來，他閉上眼睛，試圖冷靜下來。他努力放空，不讓這些想法趁他不備之時找上他。他答應過克羅伊，這星期他會努力放鬆。他們同意這星期要放下一切，天知道，他們真的需要這假期。

計程車司機點燃一根菸，利浦忍住沒向他要一根來抽，看了看手上的錶。他們去搭飛機的時間還很充裕，不過即使如此……

「克羅伊？」他向前往屋子走一步，「山姆，你好了沒？」

一陣沉寂，此時的陽光似乎比剛剛更強烈地照在他頭上。前門打開，山姆走了出來，八歲大的奈特緊跟在後。兩個男生都穿著寬鬆的滑水褲，戴著緊貼臉的墨鏡，走路時帶著年輕人的自信。

「好了沒？」山姆神氣地跟計程車司機說，「好了沒，爸？」

「好了沒？」奈德用高音有樣學樣。

他們兩個把行李丟進後車箱，走去坐在花園圍牆上，把耳機塞進耳朵裡。

「你們兩個？」利浦說，「奈特、山姆，請你們坐進車裡去好嗎？」

一片安靜。奈特和山姆可能處在另一個星球。

「你們兩個？」利浦提高音量，清清楚楚地再說一次。他和司機嘲諷的眼神交接，又趕緊轉開看別的地方，「上車！」

「不用急。」山姆聳聳肩說。

「山姆，我們要去度假了，班機起飛時間……」利浦聲音越來越低，不敢置信地瞄了一眼手錶，「總之，那不是重點。」

「媽還沒來，」山姆說，「她來的時候我們再上車就可以了，不急。」他安穩地坐著，利浦盯著他看了一會兒，雖然有點不高興，但他非常訝異山姆會講出這些話。他想，其實山姆並不是沒禮貌或愛唱反調，他只是堅信自己的意見和大人的一樣重要。他自己十六歲的時候，也認為自己的世界和別人的一樣。或者應該說，他認為這個世界是他的！

也許他是對的，利浦苦悶地想，也許現在的世界的確是屬於年輕人的，譬如因為這世界追求速度、創新和立即性，所以有了電腦、青少年專欄作家，以及網路百萬富翁。一切都要即時，都要上網，什麼都要簡便。那些動作緩慢、多餘的人類就像被淘汰的硬體一樣，直接丟掉。

利浦的胸口又痛了起來，為了轉移注意力，他伸手到夾克口袋裡檢查那四本護照。他霸道地想：至少他們還沒把這些東西電腦化！這些是真實的東西，實實在在、不可取代。他隨手翻一翻，輪流看每一本護照上的照片。他自己的，只是去年的照片，但和現在比起來好像年輕十歲。奈特的照片是四歲時拍的，有著大大的、慧詰的眼睛；克羅伊在照片裡看起來好像十六歲，和奈特一